



本土文本

金生

(小说)

□陈中铮

1
1957年的秋天,金生从南京回到西乡搬进镇的运河村。他七岁离乡求学,一别就是二十多年。在儿时留下的记忆中,家乡云淡风轻近午天,傍晚随柳过前川。怡然闲适,岁月静好。

清晨,运河上高大的白帆船缓缓靠岸,有一壮汉手握粗篙,在船头大喊一声“靠岸了”,哗啦啦,锚锭前后落下,缆绳拴住趸桩。那人又喊一声“妥了”。岸边的一群男人便蜂拥而上,快速架好长长的跳板,开始装卸货物。

金生在这群人中最为瘦弱,人们架设跳板时,他拿着挑着麻绳的粗杠在一旁观望,一切准备就绪,搭档才会招呼他上船卸货。

搭档是位三十出头、腿粗膀圆的壮汉,叫有富。他习惯用最简短的语言或是示意动作协调着劳动过程。

这样的苦力坊间称之为“杠头”,多为穷苦子弟,那年月,或有需要“劳动改造”的不良分子。“杠头”虽苦,但能挣到

钱,杠头们日出而作,人拉肩扛,每天可以有一块钱以上的收入,能让三口之家衣食无忧。

金生和有富是同乡,据说,上一代人多有交集。运输站的那个胖子站长是有富的表亲。金生来的时候,他端着水烟台,啪滋啪滋地吹燃薄纸卷成的“芒子”,搁在烟嘴上,呼噜呼噜地吸了几口,然后缓缓吐出呛人的烟雾,瞪起水泡眼,交代说:“你家是贫农,过去受金生家的压迫剥削。一定要严格监督这个大右派,让他好好劳动改造。”

有富的“阶级仇”并没有被激发出来,因为年迈的父亲悄悄告诉有富,那个老地主金生他爹是自己的发小,曾经帮助全家渡过了几个难关。

老爹说:“他上人对我们有恩啊。”有富点点头,细细观察之后,他觉得金生真的不是什么坏人。

2
金生早年去县城上学堂,又考到南京,读的是建筑工程科。整整五年,因为学业优秀被恩师留在身边当助手,三年后便开始独立授课。据说,他学识渊博,专业深厚,颇受师生欢迎。

金生家庭出身不好,所以,一直小心翼翼地对时局。他最终还是被打成了右派。

那次开会,平时东扯西拉没有时间概念的主持人特别直白,开宗明义地说,

此次会议是要揪出与会者当中的反动右派,名额一名,让与会者踊跃发言。

会场很长时间默默无声。金生在这种会上从来都是躲在会场一角,一言不发。

虽然,他家那广阔的土地早给集体化了,乡间老宅大都给拆除后改建成了小学,但大哥是“还乡团”,血债累累,据说逃去了台湾。

早上食堂的粥很稀,他觉得很香,多喝了两口。在别人在用“旁光”瞥他的时候,他的膀胱鼓了起来,渐渐地,慢慢地,忍无可忍了。他终于快步走出了令人窒息的会议室,在厕所里一泻千里。原来,让憋急了的尿释放出来竟有着不可言传的快感。

然而,当金生踱过长长的走廊悄悄进入会议室的时候,会议却散了,只有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先生还坐着,那是他的恩师!

久坐的他因为脚下麻木,一时还站不起来。卢教授走过去扶起了老先生。

“散会了?”
“散了。”老先生摇摇头叹着气。
“那个右派指标给了谁?”
“你呀,怎么就选这个时候去厕所呀!”

这样,金生就因为一泡尿当上了右派。理由荒诞不经:出生在反动家庭,在“大鸣大放”中用沉默来对抗组织。

初遇茅坪

(散文)

□王海波

喜字。门口坐满了人,村里人和亲戚都来了。农庄房屋旧迹斑驳,雕刻精致的窗棂和状若游龙的飞檐斗拱,尽显山村古朴典雅之美,伴着潺潺溪流的村道连接着山村和外面的世界。

山里依旧沿袭着传统习俗,新房布置得简洁而温馨,床上、地上布满气球,一派喜庆。屋外一堆人围着柴火盆取暖、说笑,脸上写满开心的表情像是没被世俗所侵染。屋子中央也放着一只柴火盆,红红的火苗跳跃着,好似要温暖整个山村。人要进屋首先要从柴火盆上跨过去,他们称“跨火”。里面一张小条桌铺了红布,上面放着一对红蜡烛、喜糖、糕点、果子类,还有礼包、饰物等,双方父母坐主位,长辈、亲戚分排两边,在司仪的宣告下,一对新人开始祭拜祖先,再拜父母和长辈。新郎依次叫人,拿叫钱,声音越喊越高,叫钱拿到手发软。一地一俗,吃吃喝喝三天,不过中午与晚上的菜一模一样,他们敬酒一敬四杯,客气热闹。碰到这样的喜事,整个山村如同穿上了火红的衣裳,变得热情起来,这兴许是送给新人最好的祝福。

秦岭遇兔记

(散文)

□刘放

见两只褐色比翼鸟眼前腾空而起,闪亮登场。能明晰辨别其颈脖白圈,状若斑鸠,只是尾翼颇长,长过身体两倍,一纵一纵飞翔,牵我视线追随,划一串波纹。忘情驻足,当属小憩,山路陡峭,上坡减挡,行驻结合,明白此鸟亦为多情探看鸟,友善善。

忽闻布谷鸟鸣唱,复心生不解,记忆中的此鸟飞行鸣唱当在春夏之交插秧季节,提醒农人莫误时节,眼下深秋,何处有谷可布?书上见文,普遍为重复两字:布谷布谷。我的家乡独辟蹊径,形容其声为:凹凹插禾。多年后,联想到陕西小说大家贾氏,其一生躬耕如老农,惊叹,当属为其哀怜或喝彩。今闻之,我又自作多情,衍生为:老刘到啦?连学数声,愈听愈像。自以为得意,抱拳致谢。

还有语出问候者,乃是熟悉的喜鹊,乐不思蜀,一昂头一翘尾,枝头蹦蹦跳跳喳喳。老朋老友,不复多言。

见路畔有经济林,齐人高,生僻。细察,枝丫间结有绿豆大小果粒,红灿灿。揪下一粒,隐约有清香。滋味如何?入口轻咬之际,已经怀疑是花椒藤椒一类,不可生嚼,暗叫不妙,却吐已晚矣,舌尖如蜂蜇一般。隐隐听得其断喝一声:何方好吃老儿,让你尝尝尝嘴的滋味!这个滋味确实不大好,既辣且

麻,久久不散。只得一路吸溜山间雾岚之气,抚慰意外之厄。

地不欺生,似生安抚之心,忽听得蹬踏两记皮肉声响起,一麻色四蹄生猛动物,从路一侧腾空而起,三两声过,彼已腾跃路之另侧高坡。复两足与臀结三角之稳定,前两腿蜷缩胸前,阔耳大眼,朝我观望。一时,辨别不出是鹿是麂;从竖耳观之,可能性更大的当属体形硕大的野兔。不期而遇,猛吃一惊是免不了的,但我迅疾笃定,自吩咐,莫慌,冷静。停步间,见对面四蹄兄也冷静,不慌,屏声静气看我。我轻走两步,观之,其不动;复轻走两步,观之,仍安然依旧。于是,我以更轻更碎步频,一溜烟走过。余光瞥见,它也坐地为圆心,以彼此间距为半径,画圆弧,描述我狐步舞之轨迹。

与兔君擦肩而过,才叹息未及用手机拍下彼倩影,留待他日回味。其实,也想到过掏手机,只是顾忌有瓜田李下之嫌,担心人家误以为咱在掏摸火的家伙,乃剿灭其祖先的两脚兽,方作罢。

一番紧张过后,舌尖不适踪影全无。方叹,不能完全排除,此亦此山此路此免的善意。登顶,拍照,吼歌,一任老夫聊发少年狂,不在活下。

下山途中,心心念念还是那只兔。看到了当初相见的那处路段,四面观

色,使人陶醉。

到一个地方,总想看点什么,或者听点什么。不是把看到听到的东西立马写出来,至少也算是一种积累。然而,茅坪的山村好像仍处于农耕时代,人们生活相对简单,与大自然的联系更为紧密。他们守着大山,坦然的心态看不出压力与焦虑,似乎山的沉寂引发了他们的孤独感。他们不愿走出大山,大山是他们的依靠,离开了大山,他们像被悬在了空中,毫无着落。我能理解,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,习惯这种生活方式,靠山吃山,耕作其间,他们的情感是随大山的改变而改变。我遇到的那个山民,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情,你能说他不快乐?不幸福?幸福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,它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,而是一个享受当下的过程。正如他们遵循内心,自给知足,何尝又不是幸福的另一种释义?

茅坪令人着迷,只不过我匆匆而来,又匆匆而返,没有更多地走近、更深入地了解她。此行以为茅坪没有留下什么,但其实茅坪给我留下了很多很多。

望,不见踪影,自是怅然若失。但我相信,未惊扰对方,和谐相处,总是错不了。我们亏欠了它们很多很多。如今,我们尚处在安抚彼此之际,少却一次拍照,又算得了什么呢?忽又闻得有喜鹊鸣唱,这回隐隐听出了清代宫廷中的应诺境界,主子吩咐,立马抖散长袖,还要各自上下一拂,前襟一擦,单膝下跪,单拳触地,回禀的就是这声鸟鸣啊。于是,我也双手胡乱比画几下,单膝单拳的套路免了,长长地应答了一声:喳——

再回头,小家伙出现了!它仍然是双前腿抱胸,蹲坐望我,似乎是一只小袋鼠。我摸出手机拍下一照,朝它挥手致意,它才隐去。再看手机相册,却只有它蹲坐的空地,不见兔影。这这这,岂非有了聊斋的意境?或是我拍照中出了疏漏?抑或眼前的一切原本幻境?

回到老友家,言及途中遇见,老友哈哈笑,说,这山中野兔、刺猬比比皆是,如同传说中的月宫除了嫦娥,那捣药的玉兔完全就是主人之一,再平常不过。它们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拍照镜头中,大约只是想留客,让兄弟再前往一次,才卖了个小关子罢了。

我也笑。心里说,手机没有漏拍的是大秦岭怀抱中的生态之美,和谐相生的山川人情兽情已深留心中。此兔君,领衔秦岭派遣之命,前来逗乐呢!

江海新韵



时光序曲

(组诗)

□澜波

◎雾蕴

用黎明渐变的微光素描
一场不可言说的大雾
曾经清晰的田野与城市
暂且成为模糊背景

时间缓缓途经这个冬日
终将回到清清楚楚的现实
谁又能毫不迟疑地指责
雾气笼罩有多么不好

眼前湿润,雾气未散
清晨空气中蕴藏着
些许新鲜的渴望
甚至越来越多的祝福

撩开这团团迷雾
便又闯入过年的气氛
脱口说出一连串愿望
一半朦胧,一半明朗

◎风吹

北风吹来的寒冷
只是提醒我们
人世间还有一个冬天
一个又一个冬天
切分一年又一年

不用谈冬色变
如果周围依然萦绕着爱
会时不时感受到温暖如春
捂暖心里的渴盼

凛冽的空气
偶尔漂泊而过
内心一片白雪皑皑

人生百态,冷暖自知
一切慢慢和解

那些风啊,每个角度
都将描摹出时光
和时光内外有意识的馈赠
任喜悦超越过风的速度

◎车驰

火车在轨道上驰骋
固定的时间,固定的方向
仿佛驶入一种固化模式

乘客们的思念并不相同
就算夜色不停吞没
也丝毫掩饰不住
团聚的种种念想
浮于车顶,错综复杂

当游子以火车飞驰的速度奔

穿过长长的黑夜与等待
心情是否比火车
更快或更慢

◎宅念

高速公路不断蜿蜒向前
两旁树木则在沉默中后退

在即将返回故乡过年的时候
觉得我们奔赴的步伐
未免太慢太慢

车轮滚滚,也抵不过
早已堆聚在老宅门前
那些厚重的相思
频繁地在风中摇晃
比树木更高,比火车更快

◎树翠

日历上的春天还没有真正到来
路过街道,树木簇拥的翠色
依旧在冷冷的风里执着
生生让眸底充满希望

宅前的树依旧保持葱茏
年复一年地迎着
旧年与新年的更替

该回来过年的人都已回来
一旦回到人来人往的热闹
也就回到了生机勃勃的从前

你瞧,这些树木
无论何时何地
摇曳成挺拔

◎雷响

半夜的两声雷声

据说震耳欲聋
抢在立春到来之前
突然敲破夜空与寂静

天亮之后
刚回故土的人们戏言
或许老天准备欢庆春节
只不过提前试了试
鼓的音调

如此一来
这催促春天快点到来的雷响
似乎有点可爱,只不过
这俗世,总归是
有人入睡,有人清醒

◎潮涌

广袤无垠的海滩
因为寒冬如期到来
显得格外高冷

同样的场景唤醒
重重叠叠的旧日记忆
晃动在湿冷海风里

春节前从他乡再回故乡
许多熟悉的往事和人潮回
就如静静等待
春天的潮水再次涌来

这并非虚构的重逢
事实上也在期待
热闹在内心欢腾

◎霞照

这几夜,临水而居
正在缓缓解开
缠绕已久的故乡情结

震撼人心的日出与日落
仍旧在此频繁上演
霞光直白地落在水面上
闪烁出暖色调的波光粼粼

朝霞或晚霞,与水的映照
无意间在节日来临之前
与人,与事,与人间
保持一种更为持久的反差
又浓郁出暖暖的时光

◎霜浓

清晨的霜色正白
甚至那些在城市或旷野中
游弋的风都忍不住停下
多瞧了几眼

这些在记忆中常见的画面
却早已消失在奔波的岁月里
流浪的心和居无定所的风一样
只有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
所有的安定都回归原位
哪怕仅仅是这普通的霜白

回到从前的记忆,或者说
回到从前的人生状态
对于常年奔波在外的人
亦难亦易,无需说起

◎雨落

雨水以颗粒的方式掉落
落在树梢,落在万物之上
潮湿多少人和事

密密麻麻的过往
从记忆边缘奔袭而来
重要的无一遗漏

立春之前的某个冰冷雨天
试图与一些不快乐告别
这个世界将变得暖意

新的时光转折已经到来
雨落之后,便是天晴

◎雪舞

零星的雪花轻盈飘落
在视线中并不明显
却让许多人欢喜雀跃

任由寒雪催生的重重渴望
引出新年喜庆的序章
渲染深情的人世间

久藏于心的祝福
得以在岁月的支点上
大大方方地飘起或落下

